

塵封的往事 ——紀念外公李光啓逝世十周年！

文 / 宋天欽

—

我的外公李光啓是我隔海相望、又遠隔重洋的致親，雖然說沒有繞膝含飴之親近，但卻有著日夜思念之牽掛。外公在我的成長道路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垂範作用，因為我與外公經常聯繫，聆聽電話中的娓娓啓迪和拜讀書信中的諄諄教誨令我受益匪淺，尤其是外公孜孜不倦的求學態度，兢兢業業的事業精神，中華文化的執著傳播，不忘祖根的家國情懷，不可磨滅的成就印記，光明磊落的人生經歷……德才兼備，點點滴滴，無不值得我崇敬與學習。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些高貴品質足以讓我終生受益。

外公 1924 年出生于湖北省棗陽縣資山轄區的雨壇寨李家雙院，兄弟姐妹六人，其中兄弟三人，外公排行老二。原本老大叫李光啓，我外公叫李光前，老五叫李光發。大外公李光啓原在棗陽一中的前身——棗陽縣立初級中學任教，後因患病臥床不起，由我外公頂替，不久大外公溘然長逝，我外公便頂大外公之名繼續任教。著名地理學家姜道章博士當時正在該校讀書，我外公代他初三化學與幾何課，這就成了實際意義上的師生關係。後來赴台後我外公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工作時期，姜道章又考取了該校史地學系，這就又成了間接師生關係。從此兩人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後來外公以《棗陽藉地理學專家姜道章博士》為題寫了一篇

文章，將這種關係於以闡述，發表于《棗陽文獻》上。

外公曾擔任《棗陽文獻》1至9期主編，由於1992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方終止。其間辦刊困難重重，除資金缺乏外還有徵稿困難，曾一度有停刊之危機，外公總邀姜博士撰寫有水準的文章上刊，加之李發強爺爺的幕後支持，才使得刊物能繼續下去而延續至今。因此二人關係可想而知。



李鄉親光啟教授於書房一角

上網查閱外公履歷是這樣記載的：李光啓，原名李光前，號景石，著名書法家。1965年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職業生涯早期在西螺中學和景美高中擔任教員和教務主任，在繁忙的教學之餘，他傾心于書法研究，早在1943年便出版了《景石印集》，展示了其深厚技藝。1961年，他參加了臺灣的《海嶠印集》月敘，與他人合作出版了第一、二集。1979年他受邀成為三藩市加州州立大學客座教授，主講中國書法及篆刻。1982年返台後在臺灣藝術專科學校任教，繼續傳承和傳播書法藝術。1992年他舉家遷往加拿大溫哥華，儘管身處異國，仍然在華僑中文學校擔任教師，致力於推廣中華文化。他的事蹟被編入了《臺灣美術年鑒》、《中國美術書法界名人名作博覽》、《世界文化名人辭海，華人卷》以及《中國當代藝術界名人錄》等多部權威著作，

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最近查閱往期《棗陽文獻》，在 34 期上讀到李發強爺爺九十三歲時的《敬悼李光啓教授》一文，更是知悉外公與李發強爺爺原來是情逾手足、勝似兄弟的關係。不僅同姓還同年生，讀書也是同班！因發強爺爺大月份，外公總以大哥相稱，不僅醫傷開刀由此大哥簽字，且移加後在台的女兒婚事都交由這個大哥主婚。敬愛的李發強爺爺回憶了與外公在戰亂歲月裡共度時艱，共赴國難，艱難求學，曲折求生之經歷；盛讚外公“律已以誠，待人以仁，處事以中，成物以行”之品德；並對外公德才兼備，不遇伯樂，空奔千里深感惋惜；且以巨著《尋夢人生》付梓面世之喜告慰亡靈。我為外公在台有如此親近之人深感寬慰。在此祝發強爺爺百齡康健，直奔茶壽！

二

我外公是 1946 年 9 月份一天夜裡由棗陽坐馬車去往漢口的。那年老家資山解放，新政權進行著急性土改，推行著打土豪、分田地，轟轟烈烈的運動。一些聲名顯赫的地主家庭成員皆棄家外逃，否則是什麼結果誰也難以預料。因那時政權尚未穩定，政策尚未落實，許多地方矯枉過正，甯左勿右，也錯殺冤殺了一些好人，故而明哲保身才是最好的選擇，作為李家雙院的李家二公子，豈能坐以待斃？加之別有用心之人借機尋仇，故外公聞訊後便夤夜出走。竹林灣的孫藩台後人同樣也是全家撒離，去往武漢啊，後來政權穩定政策落實後方又回到資山。而外公從此便再未回過老家。

外公是 1946 年 2 月份在家與外婆吳秀蘭結婚的，離家時外婆正身懷六甲，外公不辭而別，實在戀戀不捨，故而還給腹中

胎兒留名“貴娃”。這名字好，無論生男生女皆可用。誰知這一別竟未再見面，人間悲劇啊！

我那母親“貴娃”生下來就遭罪，外婆一人四處飄泊心神不寧精神恍惚實在無法撫養，送回李家，而李家此時也正遭受“專政”，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李家奶奶又讓十二歲的五叔將這嗷嗷待哺的嬰兒送到外婆的娘家——竹林灣吳家，並囑咐丟在門外打哭了再走。這樣我母親“貴娃”就以啼哭“喊”醒自己的姥爺姥姥，和同齡的小舅舅吳秀倫在竹林灣旁的窪子灣裡漸漸長大。蒼天還算有眼，我自幼遭難的母親今已八十，仍然身體硬朗，令人欣慰。



外公在故鄉唯一留影

竹林灣吳家岳父四處打聽女婿下落，當打聽到李光前在武漢生活難以爲繼，隨傾其所有乃至傾家蕩產分三次送去三百塊銀元，當時武漢物價飛漲且外公還大病一場，這錢方才救我外公于命懸一線的危難之中。當時在漢的孫家六口也要靠這位吳大管家籌錢接濟啊。

聽五外公講，外公是 1947 年冬去的臺灣，送錢之事是在我

外公寫回的第二封信中才得以證實的，那是 1992 年的事了。我特別記得外公在信中似乎是聲淚俱下說的“我是個罪人，上對不起父母，下對不起妻兒”，可見外公當年出走是有切膚之痛的。這父母當然也包含岳父岳母，也就是說此生無論身在何處也忘不了吳家的救命之恩。

三

原本約定回大陸在武漢晴川飯店與我母親見面的，但事不逢時，因當時外公全家正忙於辦理移民加拿大而未能成行導致終生遺憾。此後便遠隔重洋，幾次欲回鄉探親都因身體原因（哮喘及帕金森病魔纏身）未能如願。

1994 年，時任溫哥華總領事的安文彬極力促成外公回國任中央美術學院客座教授，主講篆刻繪畫，聘書已下，由於台當局以停發退休金相威脅未能實現，外公最感遺憾。此後，外交部禮賓司安文彬司長與襄陽市原政協主席胡久明爺爺曾多次邀請回國探親均未能成行。

特別是 2008、2009 年，外公產生強烈的回國願望，但兩次均在機場因健康原因被工作人員攔下。



回顧往事，令人悲淒！外公外婆自 1946 年一別便杳無音信，居然長達 45 年！其間互相不知對方死活，外婆因此還一度患上精神分裂症。再後來，各自又組建了新的家庭。外婆有幸再嫁給了一位“根正苗紅”的共產黨員男人，我母親“貴娃”也被帶過去一起生活，並且改名換姓，這才躲過了後來一連串的運動打擊，不然一個高成分加海外關係之人那年月是沒有好日子過的，小孩子也同樣受牽連啊。直到後來時事歸真母親才改回原來的名字李升學，到此我才明白爲什麼我早年問起往事時母親總是支支吾吾欲言又止的原因。

直到臺灣那邊 1987 年開放回陸探親後的 1990 年我們得知村後一位探親的葉炳勳先生，母親托他打聽李光前，葉先生說只知李光啓不知李光前，原來葉先先不知李光啓就是李光前。這才有了外公還活在世上的音訊。假若當年住在資山街上，1987 年就已有台親回訪，如孫家的孫興照夫婦。還有孫俊德，孫興明等資山人。那時外公要知道必然會有回鄉看望的機會。遺憾啊，資訊閉塞的年代。

四

外公年青時的求學經歷趣聞軼事是後來聽五外公講述的。自從我外公出走後我們與李家就失去聯繫，雖說近在咫尺但因那特殊年代造成了隔閡，只到我二姐宋天珍 1991 年 7 月在工作單位遇到位元雨壇寨的同事，偶然講到她們村有位李家五爺與臺灣有聯繫，然後我二姐兩次去雨壇寨探訊確認。母親聽說後，便認定那是五外公李光發，隨立馬於 8 月同父親一起帶著禮品從資山前去認親。母親見面後跪拜相認，五外公慌忙也跪下還禮。提起往事，五外公老淚縱橫，連說“我們李家對不起你們”。

從此我們家才與海外的外公李光啓及雨壇的五外公李光發有了正常的書信往來和走動聯繫。

一次我去給五外公拜年，睡在一張床上，五外公講起外公的一些往事：外公從小便酷愛攝影及書法和雕刻，那是因為其母親有一部陪嫁的老式照像機。原來外公母親娘家也有來頭，曾經做過宮廷攝影師，乃攝影世家，曾給老慈禧及王公大臣們攝影。後來那機子不知怎麼的弄壞了，還害得當時不到十來歲的五外公挨了一頓好打，至今五外公提起此事仍心有餘悸。

外公愛好書法及金石雕刻是從學生時代開始的，曾師從書法家篆刻家曾紹傑，這曾紹傑是曾國藩五弟曾國葆的後人，去台後兩人是很要好的朋友。外公學生時代 15 歲、17 歲曾兩次到伍家河“孫長絨墓地”探索碑刻，雖是啓蒙，亦對那飄逸的文字風格所折服，愛不忍舍。幾年後競到“孫長絨故居”竹林灣迎娶新娘不知是否是“愛屋及烏”之緣！去台後從曾紹傑與王壯為交流中得知那碑文是晚清八大名臣之一又是書法名家的沈葆楨所書，甚是悔恨當初沒作拓片，只說是來日方長。我想應該拍有照片，不知半生顛沛流離是否還有遺存。當聽說伍家河珍貴文物悉數被毀心中久久不平，倍感惋惜。後來知悉遠離墓地當年未親臨觀賞臨摹的《清光祿大夫孫公長絨神道碑》雖說傷痕累累但碑文尚全，而且是在墓地碑上未見過的大字，多次欲回鄉一觀完成遺願均未成行，對此更是深感遺憾。為此在棗好友趙萬爽還寫了一篇《大碑行》與之交流。這也說明一個酷愛書法酷愛金石雕刻的人對碑刻是何等的鍾情啊。

外公一直不能回鄉探親，1992 年 4 月 2 日，拜託回鄉探親的顏嘉德爺爺代為看望，顏爺爺在當時政府官員吳祥明部長陪

同下不辭辛勞協同看望了李家人，顏爺爺還到宋家沖我家裡看望我母親，並在房前屋後拍了照，還和我們合了影。後又第二次探視。第三次因時間關係，顏爺爺通知了我母親到其下榻的賓館見了一面。這也給不能回鄉的外公帶去些許安慰，可見外公對我母親——他遺留在大陸的唯一骨血刻骨銘心的關愛。

五

2016年4月4日清明節，似乎是有心靈感應，我在棗陽市台辦獲悉秦基君先生回了棗陽，我立馬趕到漢城賓館1299房見到秦先生和他小女婿，得知外公四個月前去世，我當時淚如雨下，立馬準備赴加奔喪，欲獲得在台棗陽同鄉會幫助，但由於聯繫不上而作罷，甚感遺憾。

驚悉顏嘉德爺爺也于去年仙逝，令人悲痛！願顏爺爺一路走好，在天庭與我外公再相會。祝願二位老人一世英名永垂不朽！



啊，光陰似箭，時光荏苒，拂去歷史的塵埃，外公百年人生歷歷在目：從一個虛心求學癡迷書法的少年，到潛心金石篆刻成爲著名書法大家；從一位孜孜不倦教書育人的教員，再到一名國外知名大學的客座教授；從故土棗陽到海峽對岸，從應邀三藩市再到移民溫哥華，終生皆爲一位受人尊敬的師者，手中始終緊握育人的教鞭，傳播科學知識撒播中華文化，桃李遍佈天下；教育家書法家的光輝業跡在多部權威著作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人生印跡。啊，外公光明磊落的一生令人敬佩！業餘

潛心主編《棗陽文獻》的家國情懷更是教人讚歎！

外公離開人世一晃十年過去了，然我心中的思念之情並未變淺變淡，反而覺得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仍然期盼外公的書信從遠方飛來，再度在我眼前展現；我仍然期盼長途電話鈴聲再度響起，外公的語音又能在我耳旁迴響。可是這一切已成爲奢望。我只能將外公的一張張照片掛在顯眼的地方，使我抬頭便可瞻仰那張和藹可親的笑顏。外公的英靈早已化作我心中的燈塔，時刻照亮我砥礪向前！

在外公去年已過百年誕辰今年的又逢逝世十周年之際特留此文作爲永久的紀念。

願外公的精神萬古長青，永垂不朽！（宋天欽供稿，孫俊平整理）

2025/07 于棗陽恒大四季花城

《塵封的往事》續

文 / 孫俊平

在文字橋上碰到一位元老鄉，他叫宋天欽，那是他讀到我的文章後給我留言，說他知通我文章中提到的一些往事，於是乎給爆了一些料，還說是猛料。我頓時異常高興，我正愁找不到有效證據與可靠資料，使我的一些文章中講述這些往事的某些細節缺少說服力。

他爆的猛料是：

一、“……你們孫家確實有一幅古畫，關鍵是有題跋……”

小宋說他大爺爺宋紫大不僅見過此畫，還熟記此題跋，這真是位對此畫此跋上心之人！他說他大爺爺還經常在後生面前背此題跋，這小宋居然至今還記得前六個字：“破城三日，是夜……”全文長度沒有字數衡量，小宋形象地說，大爺爺是背著雙手搖頭晃腦在一近十米大廳來回三趟方能背完，畫的是一小兒乘船漂流圖。

這確屬一猛料，在此之前我文中題及此事總是躲躲閃閃，因為最初是我爆出的，那是我兒時聽姑媽講的，因為我講出來後一直沒有第二個人提及，總怕別人說我杜撰。現在好了，見過此畫聽過此跋的外姓人也有了，說明此古畫並非子虛烏有。人證有了，雖背跋人宋紫大去逝了，但聽跋人宋天欽尚年輕。那麼，物證何處尋呢？

二、“還有那個大碑，聽說是繩斷碑落，於是就地立起來了，運送的工人認為是天意如此”。這一說法有一定的可信度，解決了許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為何神道碑不在墓地神道上，而立在十裡外的山坡上，原來有“繩斷碑落”這麼一個典故。因逝者生前為賑災已將奉祿家底都貼進去了，當時孫家已是“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的地步了，早已捉襟見肘了，已左右不了什麼了。那麼多的石象生群雕與封堆擠在一畝地裡已能說明問題：沒錢啊！故神道碑到不了墓地也只好聽之任之：無奈啊。

於是乎，我便到處打聽這位小宋先生，終於聯繫上了，先電話後微信繼而從千里之外驅車而回登門敘談。這一談，越談越投機，越談越親近，居然從陌生人談成了親戚，從遠隔千里

談成了鄰居，從別人家孩子談成了兒時玩伴的兒子。這相識與相認乃是聚焦一個人——他的外公李光前（啓）。因為小宋在網上讀過我寫的文章，文章中常出現“竹林灣”，“神道碑”這些他最敏感的字眼，都是因為他外公與這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竹林灣”是他外婆的居住地，也就是說李光前是竹林灣的女婿；而“神道碑”卻是李光前一生都欲求一觀而未能實現的遺憾！“竹林灣”又是“神道碑”碑主的“故居”！事情就是那麼巧：他的母親，李光前從未見過的女兒卻是我兒時的玩伴“貴娃”；這貴娃嫁到宋家，我堂弟的母親姓宋，還長一輩，這小宋的父親我就要隨堂弟稱呼老表。於是乎，小宋就親切地稱我表叔了；談起他的居住地，老家雖在資山宋家沖，而棗陽的家就在我住的四季花城對面的北園社區隔街相望處，豈不成了鄰居。

說起貴娃，也算一樁童年奇遇。大概是 1948~49 年吧，我們家住進了新政府分給的在老宅竹林灣的幾間房，種著分的幾畝田地。那時我六七歲，常見到站在崗上的兩個比我小點的孩子，一男一女，後來知道了那男的叫火生，女的叫貴娃。女娃喊男娃舅舅，住在竹林灣旁邊的窪子灣。這窪子灣是因在一小山窪而得名，是一小四合院，住著吳家的一家人。貴娃是吳家的外孫女，是李家寄養在姥爺家的。這吳家與孫家也關係特殊：過去曾是孫家的管家兼保鏢，故擁有窪子灣這一獨立住處。窪子灣對外沒有名，只是竹林灣的一個用現在的話說叫衛星灣吧，所以對外也稱竹林灣。我們家後來也在這裡住了幾十年。

整個竹林灣含窪子灣此時住著三戶人：吳家，史家，孫家和一孤老田氏。總共就這三個小孩，於是就成了玩伴，或三個一起玩，或她們兩個一起玩，或貴娃單獨找我玩。那時竹林灣生態環境好，高大的皂角樹，粗壯的老栗樹，眾多的花果樹：

杏子棗子桃子梨子應有盡有，山坡上還有毛楂兒；還有遍地灌木叢：黃荆棵籠刺柯林兒。各種花朵：刺玫梔子桂花野菊。蟲鳥也多：最多的是白鶴子伏蛉子，還有老鵝喜雀兒嗡嗡蟲兒…

因此我們玩的內容也是豐富多彩：在黃荆棵籠裡躲貓貓，在栗樹底下揀橡子，在杏子樹上打杏子，在刺藤條上尋伏蛉殼，在皂角樹下揀白鶴瓣，再不就跑上山坡摘毛楂。要麼捉丁蜓逮伏蛉尋螞蚱抓克蠊，揀石子抓子丟金窩，還會滾鐵環抽陀螺；還有坐在崗頭看“白鶴子望大水”，要麼在坡邊上等“黃鼠狼攆野雞”；下罷雨推筐子草坡上揀地拈皮，牽牛繩上山放小牛娃兒。

竹林灣周圍最多的是杏子樹，都是自己長大的沒人管理，品種屬性結多結少聽天由命，個大個小好吃難吃沒人在意。我們幾個閑來無事將吃完的杏子核收集起來玩，玩膩了將它放在石板上用石塊砸，砸出仁來放在嘴裡嘗：嘿，好苦；咍，甜的。啊，我們有了新發現：杏仁還有甜的。於是乎，我們開始“神農嘗百草”，嘗出了眾多杏子樹中的幾棵樹的杏仁是甜的，於是乎這幾棵就特受我們青睞。其中有顆樹結的杏子沒人吃：小苦酸澀，但杏仁是甜的，於是乎它的形象變得美麗。原來世上物件各有所長啊！這事大人們並不在意。

每逢貴娃與小舅舅“扛了禍”，就跑去找我玩。我跟貴娃玩時像個大哥哥，掐了花朝她頭上插，摘了杏給她分黃的，抽毛尖幫她挑嫩的，掐刺苔教她剝皮吃，挖雞腿幫她挑大個，摘毛楂教她選紅的；玩罷了幫她拈去手上的小刺刺兒，摘除衣袖上的“扒不掉”（蒼耳子），拍去褲腿上的髒灰灰，刮掉花鞋上的黃泥泥……直玩到她姥姥站到崗上扯起嗓子喊“貴…娃，貴…娃！”我便將她送過去。我後來想，若我們一直這樣玩下去，定會玩成青梅竹馬。然而後來風雲突變：複查運動將我們

家從竹林灣掃地出門，搬到對面周家灣的兩間草屋裡，便與貴娃分離了。不久，農會裡的人突發奇想：叫地主家的孩子也嘗嘗窮人家孩子當放牛娃的滋味，於是乎我又回到竹林灣給史鄉長家放了幾個月的牛，史家人待我特好，並沒虧待我這個放牛娃兒，我又和火生和貴娃玩到了一起。複查罷了，我到資山街上上學了。從此便沒有了一起玩的機會……再後來，我上完了小學中學大學肄業下放回鄉務農，又和火生吳秀倫在窪子灣做了近二十年的鄰居，但再也沒有打聽貴娃的消息。



李光啓之女-貴娃近照

遇到小宋，如煙往事又清晰，方知道他母親“貴娃”坎坷崎嶇的人生傳奇。啊！真乃人生漫漫，往事歷歷。白髮蒼蒼，童趣嘻嘻。

最後，小宋在留言中提到：“今逢外祖父去世 10 周年，他曾是《棗陽文獻》一到九期的主編，為感謝他老人家在我成長路上的關心、照顧、提攜，想寫一篇文章在《棗陽文獻》上發表……外祖父，外祖母都和伍河墓地碑刻，竹林灣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本人認為您捉刀比較合適……”

於是我欣然接受，作了《塵封的往事》一文的代筆。

2025/06 於四季花城

時光深處的牽絆

文 / 悄悄

當文字穿過歲月的縫隙，那些被塵封的往事便如月光般傾瀉而出。宋天欽與孫俊平，兩位元因文字結緣的老鄉，以筆墨為舟，溯流而上，打撈起一段跨越海峽與時光的深情。

李光啓先生的一生，是家國情懷的縮影，是文化血脈的堅守。從棗陽雨壇寨的少年，到溫哥華的書法大家，他的足跡鐫刻著離愁與執著，他的筆墨流淌著對故土的眷戀。而那個被喚作“貴娃”的女兒，在命運的顛沛中倔強生長，成為連接兩岸的無聲紐帶。

孫俊平老師的文字，如一把溫柔的鑰匙，開啓了記憶的閘門。竹林彎的杏花、伍家河消失的石人石馬墓，以及隨州環潭賓館院內傷痕累累的神道碑、窪子灣的童謠……那些散落的碎片，在重逢的淚光中拼湊成完整的畫卷。原來，所有的偶然都是久別重逢，所有的文字都是心靈的碑刻。

此刻，我們讀到的不僅是一段家族史，更是一曲關於離散與守望的史詩。那些未能成行的歸途、未能相擁的思念，終化作紙上墨香，在《棗陽文獻》的扉頁間低吟淺唱。

願這文字如清風，撫平歷史的褶皺；願這故事如星光，照亮未盡的歸途。

——謹以此文，致敬永不褪色的鄉愁與傳承。